

赓续长征精神 奋进复兴征程

把信仰写进地名

——红军镇、瑞金村、胜利山，这三地因何得名

在陕西，有三个地方曾因长征而改名：百姓奋力守护换来的“红军镇”、缅怀无名烈士更名的“瑞金村”、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的“胜利山”。如今，硝烟散尽，三个地名沿用至今，成为那段历史留在山河间真切的回响。

大山里，诞生独一无二的红军镇

秋风掠过秦巴群山，旬河水顺着鄂陕交界峡谷缓缓流淌。

九龙山山坳之中，一座由1949块石材垒砌而成的红军英雄纪念碑巍然矗立，碑身四周的九龙腾飞浮雕，似在诉说着那段烽火连天的岁月。

这里是陕西省旬阳市红军镇，全国唯一一个以“红军”命名的乡镇。早些年，它还叫丰积乡。这个名字的更迭，背后还藏着当地百姓冒死守护一座烈士墓的真实往事。

1934年11月，红二十五军近3000名将士，高举“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”的旗帜，告别战斗多年的大别山区，向西踏上战略转移的征途。这支平均年龄不足18岁的队伍，冲破重重封锁进入陕南后，开辟鄂豫陕革命根据地。

没过多久，红二十五军主力北上长征后，鄂陕、豫陕特委合并为中共鄂豫陕特委，整合根据地游击力量组建红七十四师，继续留守秦巴山区开展革命游击斗争。

在红七十四师的一次转移行动中，部队遭遇地方乡练追击。一名叫高中宽的指导员带领13名战士留守九龙山，掩护主力脱险。面对300余名来敌，敌我实力悬殊，激战中，高中宽和另一位战士被敌人土炮击中，壮烈牺牲。

夜幕笼罩九龙山。当地4位村民趁着夜色，用草垫裹着战士的遗体，悄悄掩埋在碾子沟口。

红军镇红军村58岁的村民宋学斌，正是当年冒险掩埋烈士的村民后人。

“那时候连一块像样的墓碑都没有，四位祖辈就自发当起守墓人。后来国民党派兵前来平坟，当地老百姓就拿当地习俗为说辞周旋，说这是‘山里得道高人的坟’，动不得，才把这座坟保留了下来。”宋学斌说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当地老百姓再也不用偷偷摸摸地祭拜烈士。把这份藏在心底的感念，镌刻进家乡的地名里，渐渐成为当地人的共同愿望。

丰积乡，得名于旧时集市“逢集”的谐音。1958年，经陕西省政府批复，原丰积乡改为红军公社，这也是全国第一个



9月2日，游客在陕西省安康市岚皋县堰门镇的一座红军屋内参观。

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邵瑞 摄



9月7日，陕西省安康旬阳市红军镇中心学校学生在校内开展红色教育活动。

图据新华社客户端

以“红军”命名的公社级建制。几经区划调整，1984年改为红军乡，2011年撤乡建镇，定名红军镇。

如今，这片浸润红色记忆的土地，一边深挖红色资源，传承红色基因；一边依托绿色资源，做大特色种养产业。千余亩富硒茶园、500多亩红仁核桃，高山包菜、五味子、甜杆等作物被大面积栽植。村集体合作社联动本地鸵鸟养殖基地，就地消化村民自种的蔬菜，不少村民通过土地流转、就近务工实现增收。

山谷间，以发展致敬过往的瑞金村

秦巴山区褶皱之间，沉淀着不少与革命历史相关的印记。陕西省岚皋县堰门镇的瑞金村，尤为特别，与江西瑞金相隔千里，却沿用着同样的红色名字。这名字的背后，藏着一段长眠山谷、未曾留下姓名的年轻红军战士的故事。

1934年2月22日，安康起义爆发。由于叛徒告密，起义行动被迫提前。69名起义官兵突围集结，组建中

国工农红军第三十军第一纵队，向着川陕革命根据地巴中方向转移。

一路上，队伍接连遭遇国民党武装、地方民团的层层堵截，于次日辗转抵达岚皋堰门。当夜，部队分散借住在堰门村四座农家院落，当地人至今仍把这些老宅院称作“红军屋”。

99岁的陈启桂家住瑞金村附近，依然记得红军留宿的场景。“村里人看见当兵的都躲进树林，红军就喊‘老乡莫怕，我们红军是穷苦人的军队，回家吧’。第二天早上，老乡们发现缸里的水已挑满，柴火已劈好。”

岚皋县档案史志馆干部邱洪安向记者介绍，新中国成立以前，此地旧称七步沟。当年红三十军第一纵队途经此地遭遇袭击，一名红军小战士不幸中弹牺牲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为缅怀这名战士，当地把安葬他的河滩取名“长眠坝”，七步沟也获批更名为瑞金村。

在长眠坝的河滩，河水缓缓漫过滩石，岸边立着一方简约的标识碑。堰门镇镇长胡文介绍，除了瑞金村，镇里还有青春、团员、进步等一些特殊的村名，都和这片土地沉淀下来的历史记忆有关。

走进红军屋、堰门红军道、长眠坝，记者看到，这些地方都已完成修缮。胡文介绍，每到清明，不少游客、研学队伍顺着盘山路前来，有的在河滩静默凭吊，有的走进老宅，切身感受当年军民相处的片段。

同样是传承红色基因，堰门镇走出了一条接地气、重实干的路子。让老百姓把日子过得红火安稳，正是对无名先烈最好的告慰。

黄土畔，以生态赓续峥嵘的胜利山

秋日清晨，登上延安市吴起县城西面的胜利山，两棵杜梨树枝繁叶茂。站在树下远眺，满目苍翠，城市高楼林立。很难想象，这片土地曾是黄沙漫天的荒山秃岭。

胜利山原名平台山。1935年10月19日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。然而，国民党骑兵部队距离后卫部队仅20余里。

10月19日晚至20日晨，红军主力部队按照军委部署，分别在头道川、二道川、三道川之间的山梁沟壑间布下严密的口袋阵。

10月21日凌晨4时半，毛泽东从吴起镇新窑院的住所出发，登上平台山，在山顶的一棵杜梨树下召开战前动员大会，强调打好这一仗的重要意义。

上午7时，战斗全面打响，经过两个多小时激战，迅速击溃敌军骑兵4个团。

“这场战役创下了以少胜多、以弱胜强、以步兵打败骑兵的奇迹。”在胜利山脚下，吴起革命纪念馆副馆长李亚楠说，“它宣告了国民党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阴谋彻底破产，吴起因此成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的落脚点，和党中央保卫与扩大西北苏区，领导全国革命由胜利走向胜利的出发点。”

平台山，从此有了新的名字。为了纪念这场具有转折意义的胜利，吴起人民把毛泽东指挥战斗所在的平台山，改称为胜利山。

从胜利山下来，驱车在吴起的山峁沟壑间穿行，目之所及尽是葱茏绿意。自1998年在全国率先实施封山禁牧、退耕还林（草）以来，吴起县的林草覆盖率由1997年的19.2%提高到如今的72.9%。土壤侵蚀模数由每平方公里1.53万吨下降到0.5万吨以下。

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，250级台阶象征二万五千里长征路，一步步引领游客走进历史，大理石时间轴上镌刻着长征路上的关键节点，草鞋、电文等实物陈列配合声光电技术，让那段历史变得鲜活可感。

胜利山下，张湾子毛泽东旧居、吴起镇新窑院革命旧址等红色地标串点成线，铺展成一幅研学旅游与干部培训的“红色地图”，也吸引天南地北的游客来到吴起，感悟长征精神。

在吴起镇新窑院革命旧址，71岁的退役军人邵女士在毛泽东旧居前驻足良久。“从书本上了解与亲自走过的感受大不相同。革命理想高于天，我们要传承长征精神，继续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。”她说。

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李华 孙正好 邹竞一 邵瑞



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吴起县胜利山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馆（9月26日摄）。新华社发（祁小军 摄）